

光緒丁未中秋之月

最新
聶克卡脫偵探案

編二

上海一新書局出版

光緒三十三年九月朔日印刷
光緒三十三年九月望日發行

版權
所有

編譯者 顏景賢

校閱者 周仲華

刷印所 上海四馬路
一新書局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一新書局

(三集付印即出)

(孟克卡脫偵探案二集)

定價大洋三角五分

最新
聶克卡脫偵探案 二集

上海 顏明卿 全譯
顧鵬舉

鉅產記

第一章 遇害

有西班牙人拉索爾者。貌奇偉。年壯而尙未有室。孑然一身。獨居寡偶。僑居華盛頓城。已二閱寒暑矣。忽一夜寂坐客室中。被人刺死。其時僕人奉主人命。邀其友那佛爾。迨歸。則見主人血迹模糊。無生氣。僕人駭然曰。吁。我主人性和平。無仇怨。此刃何來。那佛爾亦咨嗟嘆息。迅卽報警察。一刹那間。卽來檢驗。但見拉索爾身穿跳舞吉衣。死椅上一刀。剖胸際。吸臍之烟尾。墜於地。此外則並無

種種痕迹及爭鬪抵拒之現象。警察員問僕曰。爾何時出外。答曰。九句十五分鐘。問何時返。曰。十句三十五分。問回時見有人否。曰。無之。問畢而去。那佛爾與拉索爾素親厚。猝見此刀。猛然一驚。當檢驗時。無他言。恒注目於刀而已。同時有一女子。名奧蘭度者。仰藥而卒。當夜膳畢。後彼獨至客室操琴。曼聲而歌。怡如也。少選入臥室。謂其婢曰。今無事。需爾可去也。後復入視。見其和衣而臥。面向內。牀前置碎盞一。呼之不應。知必有異。急白其母。延醫生診視。則云。此女服毒。已不及救。毒藥卽儲於此盞者。此女奧蘭度亦西班牙人。年及笄。性曠達。絕無私愛。品貌學術。度越恒流。人咸重之。然是日傍晚。拉索爾之摯友那佛爾。適與奧蘭度之堂妹愛痕司成婚禮。最奇者。此兩人合卺之夕。卽爲彼兩人絕命之時。適成。

一天然研究之大問題焉。警察查辦兩案。絕無端倪。暫以拉索爾爲自刎。以奧蘭度爲自盡。歸入疑案。再俟查辦。有人以爲此刀鑄奧蘭度之名。必屬奧蘭度之物。遂疑奧蘭度遣開使女。獨出以刺死拉索爾。乃回來畢命者。然究其歸。則無確實之證人。不能成信讞。一日聶克卡脫。接得一函。啓視之。乃總巡哀恒史。受華盛頓警察之囑託。而召其速往辦理此案也。卡脫卽於是日乘火車前往。寓於阿林吞客旅中。時已傍晚。安排行李畢。卽趨至考四克脫街。叩一巨室之門。曰。余欲視奧蘭度母夫人。未幾。一中年婦出。肅客入。蓋卽奧蘭度之母也。卡脫曰。令媛之變。殊出意外。今余助哀恒史偵此案。謹奉謁。如不棄。幸爲余言。母夫人似抱病。舉步無力。嘆息而言曰。我家門祚衰薄。膝下祇一女。尙不能侍。余以老繻花一。

現。猝。然。化。去。余。不。能。一。日。去。諸。懷。抑。鬱。成。病。至。今。夜。尤。劇。將。往。睡。不。克。力。疾。談。請。明。日。十。時。來。可。乎。卡。脫。不。能。強。而。允。之。迨。翌。日。卡。脫。覽。一。晨。報。見。其。上。云。母。夫。人。因。悲。憤。過。度。而。死。卡。脫。頓。足。曰。奧。蘭。度。之。死。母。夫。人。或。知。其。情。今。如。此。必。有。人。殺。之。以。滅。其。口。初。卡。脫。臨。行。時。哀。恒。史。授。以。錦。囊。秘。計。至。是。乃。啟。視。則。令。其。速。晤。母。夫。人。也。乃。懊。喪。不。已。

第二章 訪醫

卡脫反覆尋繹。知醫生爲此案證人。於是早餐畢。往訪焉。醫生名極龍。年少而名噪一時。當日曾視奧蘭度之病者也。其時適外出。卡脫逡巡欲歸。瞥見一人駕車而至。心知爲醫生。趨前語之曰。君卽極龍先生乎。答曰。然。卡脫曰。先生爲奧蘭度母夫人事。殊忙碌。

本不敢驚擾先生。然竊有請者。欲乘先生此時一隙之暇。縱談數語可乎。極龍凝思半晌。曰。可。君非奉總巡之命而來乎。卡脫聞之心殊驚訝。應之曰。然。但余乃吏員。非訪事者也。言次。以名刺授之。極龍曰。我與君素未謀面。今始知君爲蒞林先生。卡脫曰。余之姓名職業。本秘不告人。今望先生秘之。勿洩。極龍曰。凡爲醫生者。有保守秘密之主義。君毋過慮。如賜教。余當敬聽。卡脫曰。總巡遣余來此。以查一案。極龍不待其言畢。卽插言曰。得毋卽昨日總巡語君之事乎。卡脫異之。曰。噫。此秘密事。先生何以知之。極龍不言。卡脫曰。然則先生知余昨夜曾往奧蘭度家乎。極龍曰。余但知有一人往彼家。而不詳其姓氏。今不料卽君也。卡脫曰。母夫人猝然羽化。不盡由悲憤抑鬱也。必別有原因。極龍曰。然。飲酖而死。卡脫笑。

曰。余亦疑及此。昨日往訪時。見其兩眼。矇矓有已。受睡藥之狀。先生既知之。何不設法救之。極龍曰。渠從奧蘭度死後。心憤憤。雅不欲見客。我與彼雖住居密邇。亦未便屢屢往見。故不之知。至昨夜毒發。已不及救矣。卡脫曰。先生末次見母夫人。係在何時。極龍曰。在彼女喪事畢後。卡脫曰。其時彼之容色如何。極龍曰。有慘然傷心之色。卡脫曰。曾顯露受毒痕迹乎。極龍曰。余遇見時。一望而知其抱病。見彼啼暈殊深。初以爲痛哭而然。今則確知爲睡藥之現象。蓋由昨夜檢視時。偶憶及之。始細查其臥室中一切情形。而知其服藥而睡。因服之太多而死者。卡脫曰。先生查其臥室中。與其女死時形迹相同乎。極龍曰。同。卡脫曰。母女兩人服藥同乎。曰。不同。母夫人所服之藥甚奇。蓋此藥現毒之狀。人人各殊。此藥更有

奇異之性。若連服此藥數日後。再服一次。卽死。醫生用此藥最慎。我見母夫人服此藥久矣。何人所進。則不得而知。我與彼有賓主情。決不用此危險之藥。彼服時。曾不知此藥性質。故入於險。而不自知。卡脫曰。先生亦知此人進此毒劑。爲出於有意乎。抑無意乎。極龍曰。此事蓋難言之。卡脫曰。余知所服之藥。曰狄極脫林。此藥粉易融於火酒中。且誠如先生言。連服數日。無害。間斷之後。更服一次。卽死。從此推想。知必有兩原因。一爲人有意進毒。一卽由彼誤服。先生以爲如何。極龍曰。余確知母夫人服毒。此外余不便言。卡脫曰。大凡刑名重案。裁判官必先有成見。盤旋往來於胸中。不易消滅。先生聞母夫人之死。其時意見如何。極龍曰。我卽以爲自盡。卡脫曰。今已改易成見乎。極龍曰。未也。卡脫曰。彼死於牀乎。極

龍曰。然。母夫人未死時。蓋早已睡矣。卡脫曰。以此觀之。尤極似自盡。不然。何必於未睡前服此藥。以余懸揣之。必遣出其使女。然後在牀服藥。極龍曰。容或如是。卡脫曰。先生爲彼家醫生。已幾何年。極龍曰。十八月。卡脫曰。先生必稔識其閨家之人。極龍曰。然。卡脫曰。倘母女二人。果爲人謀害。先生知其有何仇怨乎。抑曾聞彼家論及乎。極龍曰。未聞也。卡脫曰。奧蘭度之尸身。亦先生所驗乎。極龍曰。然。卡脫曰。先生亦以爲自盡耶。極龍曰。然。其牀前有碎盞。一必以儲毒藥者。其爲自盡。已無疑義。卡脫曰。先生亦知拉索爾乃爲人謀死乎。極龍曰。非也。吾以拉索爾爲自刎。不然。此京師重地。警士星羅。兇徒得以出入其間。亦復成何世界。且殺一人。非割一雞。可比。卽或有人掩入行此非常事。必有見之聞之者。其僕同時。

見拉索爾。宛然坐於椅中。君試思。兇徒手持刀。啟門而入。豈拉索爾一無所見。任其手刃。絕不抵拒乎。我決爲自刎。職是之故。卡脫曰。拉索爾死時。先生曾往乎。極龍曰。曾往。卡脫曰。先生與拉索爾相親愛乎。卡脫曰。常相遇而不相厚。卡脫曰。彼雄於貲財乎。極龍曰。然。卡脫曰。彼死後財產。應歸其兄管理。其兄名勃爾滕。居外國多年矣。彼之貲財。與拉索爾相彷彿。皆先世所遺。卡脫言至此。忽爾改語曰。先生曾見奧蘭度牀前一小盜。其中係阿克乃矮脫乎。〔毒藥名〕。蓋上有何標記。極龍曰。無有。卡脫曰。其母吞服之。狄極脫林。從何處購來。極龍曰。不知。卡脫曰。刺拉索爾之刀。首先認明者爲誰。極龍曰。是我。卡脫曰。此事未出之前。先生曾見此刀於他處乎。極龍曰。在奧蘭度客座中。曾見多次。卡脫曰。末次見此刀。是

在何時。極龍曰。事前一禮拜。拉索爾那佛爾與我均在座。拉索爾見此刀。贊美不去口。奧蘭度笑曰。可惜贈刀爲不祥。否則余當奉贈。拉索爾戲言曰。若不贈余。當自取之。言畢。各不介意。其刀仍置原處。我料拉索爾必竊取此刀。而自刎。卡脫曰。余聞奧蘭度與拉索爾有訂結婚約之說。信乎。極龍曰。余知兩人深有意。惟婚約之說。未敢斷其有無。卡脫曰。先生與彼爲友。亦知其訂結婚約有何阻力乎。極龍以手撫額。而不言。卡脫仍俟其言。屢問而屢不答。選極龍曰。我知拉索爾一秘密事。欲告君。心遲疑而不能。卡脫曰。此事有關案情。請先生速語我。極龍曰。拉索爾實已有妻。卡脫曰。此實非吾所料。先生之外。有人知此事乎。極龍曰。在貴國中。惟三人知之。拉索爾及其妻並我也。卡脫曰。證婚之人何在。極龍曰。

有二人。一已死。一患瘋。在病院中。脫卡曰。奇哉。先生曾見拉索爾之妻乎。今居何處。極龍曰。余未見之。亦未悉其住址。卡脫曰。然則此秘密事。先生何以知之。極龍曰。拉索爾自言之。卡脫曰。其妻尙在乎。極龍曰。當尙在。卡脫曰。拉索爾此語外。尙有他言乎。極龍曰。惟此而已。無他言也。卡脫曰。拉索爾何時語。先生乎。極龍曰。約在未死前一禮拜。卡脫曰。先生信其言乎。極龍曰。余殊信之。卡脫曰。然則兇手卽其妻耶。極龍曰。非也。余決其爲自盡。言畢。卡脫辭去。

第三章 求助

卡脫離極龍之家。且行且思。以爲此中奧妙。非尋常事可比。必須從頭至尾。仔細研究。尋其線索所在。且欲破此案。斷非一人所能。必借助他人而後可。忽憶及一人。心中自忖曰。妙甚妙甚。如此乃

足達吾之目的。遂速返客邸。此係一著名之旅店。形式似總會。所居者皆貴顯人。且有各種報紙。足資消遣。其中有一夥友。已閱多年。故於熙來攘往之旅人。行爲舉動。咸了然於心。卡脫回寓時。適值此人閒坐無事。乃語之曰。緝滕。余有事密商。君能倩人暫代半小時乎。緝滕曰。可。請先至余臥室中略待。余卽來。卡脫坐半晌。見緝滕之來。面帶駭異之顏色。卡脫曰。余與君相識多年。今有一事。君必能相助。此事與君無干。請勿疑。緝滕曰。何事。卡脫曰。此事以秘密爲第一義。今我告君者。出於我口。入於君耳。惟我兩人知之。請萬勿洩漏。緝滕曰。謹如教。卡脫曰。華盛頓有聞望之人。君多相識乎。緝滕曰。吾相識者殊不少。卡脫曰。有拉索爾者。爾曾相識乎。緝滕曰。相識多年。卡脫曰。常與之談心乎。緝滕曰。然。卡脫曰。君聞

其兇信亦駭異乎。緝滕曰：誠出意外。卡脫曰：君以彼爲自刎乎？緝滕曰：必非自刎。吾知拉索爾之爲人，斷不致忽萌短見。卡脫曰：然則兇手爲誰耶？緝滕曰：余不能臆度。卡脫曰：君既常與彼談心，曾聞彼有仇人乎？緝滕曰：從未說及。卡脫曰：拉索爾生平愛女友乎？緝滕曰：然。女友亦極愛之。卡脫曰：君知彼有特別親暱之女友乎？緝滕曰：我知彼與奧蘭度已結婚約。奧蘭度亦係被人謀害者。我料拉索爾決非自刎，但莫明其被殺之故耳。卡脫曰：君識奧蘭度乎？緝滕曰：如晤見時，當能識之。卡脫曰：據當日情形言之，奧蘭度必係自盡。君何以疑其被人謀害？緝滕曰：因彼自刎痕迹佈置太周，故我疑之。我觀奧蘭度之爲人，頗似以毒藥誘其服食，故其服藥時必不知爲毒藥。倘奧蘭度欲自盡，必不服阿克乃矮脫，因

此藥非人所能知也。我料此兩人之被殺。或係一人所爲。或非一人所爲。而出係同黨者。且兇手必係女子。他日破案後。必有許多離奇之情節。出人意者。卡脫曰。君何以知兇手爲女子。猗滕曰。此必係醋海興波。故有此狠心辣手。否則何忍出此。脫卡曰。如君所言。此女究與何人種此惡因。猗滕曰。與拉索爾。卡脫曰。原因如何。請言之。猗滕曰。拉索爾生平不置馬車。或需代步之時。必僱諸外。每月車資。由我與彼核算。一月前。我適往核帳。彼囑我僱一轎車。於是日二句鐘需用。至三句鐘。我出外。在街中見此轎車馳過。移時我遇拉索爾於途。與之立談數語。後遇御者。我問拉索爾前僱轎車乘者爲誰。御者答曰。乘一女子。身穿黑衣。面罩厚網。其面我未之見。卡脫曰。此女是長是短。是瘦是胖。是老是少。猗滕曰。不

知我未問彼。卡脫曰：御者今在何處？猗滕曰：今已辭去，不知所至。卡脫曰：此女是從拉索爾家出乎？猗滕曰：然。此御者又語吾曰：我在門外伫候良久，乃有一女獨自出來，手持一囊，問我曰：此車是拉索爾所僱者乎？我答曰：是也。彼即上車，囑我馳至火車站，後知他往紐約而去。卡脫曰：後曾與拉索爾言及此事乎？猗滕曰：吾未便言。吾今想此案兇手，殆即此女。卡脫曰：爾猶記憶囑爾僱車之日子乎？猗滕曰：是本月十二號。吾向來每到十二號，赴彼處核算車資。惟逢禮拜日則不去。卡脫曰：彼死之日，君於清晨晤見彼否？猗滕曰：曾晤見。卡脫曰：見其舉動若何？猗滕曰：與平時無異。是日拉索爾擬往南方，稽魚預備一切，似甚忙碌。彼見我，即給我銀票一曰：付爾車資。卡脫曰：君心喜拉索爾乎？猗滕曰：吾與彼不過賈